

受连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市防指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晚上冒雨回家时，我忽然想起刚刚去参观走访过的安徽省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多日的雨情，应该也让他们揪心吧？

我是上周应邀去的临淮岗。站在临淮岗水利枢纽主坝之上，巍峨的十二孔闸坝，横亘在淮水之上的，气势雄浑，毛主席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几个大字艳红夺目；放眼远望：淮水平缓，波平浪静，时有水鸟飞过；岸柳依依，柳絮轻扬，堤下花草摇曳；更远处可见农田稻花扬穗，三两农人在田畔间窃窃私语，想必正在热烈讨论金秋将至的收获。看着淮河岸畔一派祥和的景象，我不由得感慨：“水患之河”到“安澜之水”，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居功至伟。

今夜的雨越下越大，我还是有些担心——水害无情，淮畔农人来之不易的一季收获，会不会因为这这场雨情而付诸东流？我的思绪很快又飘回那日参观走访的现场，耳畔仿佛又响起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管理局副局长李君廷慷慨有力的介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经过淮畔人民和水利工作者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现已完成的治淮工程主坝长达8.54公里，南副坝8.41公里，北副坝绵延60余公里，三道大坝构成了守护淮河中下游的“水上长城”，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

夜雨似乎渐渐小了，雨点在窗外滴答作响。我开始享受夏夜雨后的清凉，因为心里不再有担忧——我相信远方的那条大河一定会“淮水安澜”。

雨夜独坐，思绪飘向更久远的过去。早已记不得自己是第几次去到淮河岸畔、淮堤之上了。我职业生涯的起

风起淮上

郑策

始，第一次“战地记者”的生涯，就是从“沿淮行”采访开始的。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采访报道淮河洪涝灾害治理、淮畔人家发展生产，特别是沿淮群众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后“舍小家保大家”的牺牲与奉献，自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犹记得，新世纪初，我在报社专门组织了一次“沿淮行”实地采访活动。作为新闻战线的一名“新兵”，我有幸和其他三位同事一起参加。我们的采访行程是从霍邱县临水镇开始，沿着淮河大堤全程骑自行车，采访沿淮乡镇，直至寿县正阳关结束，采写一组关于沿淮群众发展经济以及治水兴水的现场新闻。

时令也是如今的5月初夏。我们一行四人骑行在淮堤之上，从起初的兴奋到后期的疲惫不堪，每日汗流浹背、辛苦奔波，还要挤出时间进行座谈采访，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我们一般都是趁着一早天凉出门，匆匆骑行至目的地乡镇，有时候甚至是到了地方，才能歇下来，啃一口馒头当作早餐；下午与乡镇领导和当地群众交流座谈，晚上就住宿在乡镇招待所熬夜赶稿。

那时乡镇住宿条件十分简陋，空调就不要想了。大家忍受着暑热和蚊虫叮咬，挤在一间闷热的斗室里，先是集体讨论确定选题思路，然后由一位同事执

笔。夜深人静之际，伏案于昏黄的灯光下，汗水沿着额头颗颗滴落。从初稿到成稿，稿纸早已被汗水浸透；经过一遍遍打磨、一遍遍誊抄，直至最终成稿。我们在劳碌中睡去，又在鸡鸣声中起床。我们要骑行赶往下一个乡镇，要把前一天采访到的最鲜活的稿件，通过乡镇办公室的电话传真发往报社总编室，以便第二天的新闻报道能“新鲜出炉”。记得是在去往王截流的路途中，我的自行车链条突然断裂了，硬是推行了数公里才找到一个修车铺；还有穿着雨衣骑行在正阳淮堤之上，雨水模糊了镜片，湿漉漉的裤脚，但我们依旧满脸兴奋……

那个难眠的夜晚，那一段段骑行时光，是我人生第一次与淮河、与淮畔群众的亲密接触。我为淮畔群众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和振奋，这段经历也因此成为我记者生涯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更是我与汤汤淮水结缘的起始。

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我们赶到当时的霍邱未港乡时，乡里就近安排我们在一户农家吃饭，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沿淮人家的热情。桌上摆满了大盆盛装的鸡鸭鱼肉，那位记不得姓名的叔叔在桌上倒扣两个大玻璃杯，又在玻璃杯上面放上两个大酒盅，满满地斟上酒。

随后他憨厚地笑着，端起酒杯，站起来一个劲地给我们敬酒。他说不好话，只是一个劲地抱歉道：“农家条件有限，

只有一杯浑酒表示欢迎。”没有更多的言语，但他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他希望我们能将淮畔人家的辛苦不易以及自强不息的故事报道出去。他希望社会知晓淮畔人民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建设幸福家园，也能靠自己的奋斗确保淮河安澜！

夜雨渐止，微凉的风从窗口吹进来。我仿佛再一次伫立在临淮岗大坝之上，又一次看见姜堰水闸慢慢开启，那艘艘等候开闸的船舶随着水流缓缓驶出闸口，驶向更广阔的水面……我的耳畔再次响起有关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的作用介绍，这汤汤千载、滋养两岸的淮水，如今日这般温顺地流淌、润泽，确实是得益于新世纪以来这气势恢宏的水利工程的建设。

李君廷副局长曾写过一篇自传体的报告文学《大半个世纪的守望》，里面的“小黎”正是以自己为原型。“1986年冬天，小黎揣着安徽水利电力学校的毕业派遣证，从蚌埠赶到霍邱，又坐了两个小时的船，才在深孔闸左岸码头上岸。”近四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个穿着棉袄、冻得直缩脖子水利学校毕业生，如今已经成为了这座世纪工程的建设者与管理者。

我从他的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二三十年前的自己——那个骑行在淮堤之上、不知疲倦的青年，那个从早到晚忙着记录、构思写稿的青年，那个亦如滚滚淮水般从“青涩懵懂”到“初入门径”的青年……

岁月转瞬，年华远去。荷风依旧从淮堤之上拂过，蓼花依旧在淮堤之下红艳。人生亦如这汤汤淮水，有时丰沛，有时暴烈；它既能冲垦田地，也能滋养沃野。我们能做的，便是像一代代治淮人那样，为它、也为自己，找到一条“安澜的河道”！

漏水的村庄

汪贤凯

如果不看导航，我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口了。那条曾被爷爷独轮车碾出两道深槽的黄泥路，如今铺了沥青，雨水落在上面打了个转，便倏忽溜走，再也渗不进去了。

从前循着路边野蔷薇的香气拐三道弯，就能望见家门口那棵歪脖子枣树。如今蔷薇铲平、老树伐去，一排排路灯笔直伫立，灯下是全然陌生的硬化土地。

说不清村庄是从哪一天开始消散的，最先不见的是土地独有的触感。儿时的盛夏，终日光着脚丫疯跑，田埂紫红软泥钻进趾缝，凉丝丝的，裹着腐草与泥土独有的腥气。从前的夜晚密不透风，连蝉鸣鸟鸣填满整座村落。大人们搬出竹床纳凉，摇着旧蒲扇闲谈农事家常；我们趁着夜色捕捉萤火虫，点点微光拢在掌心，细碎萤火，终究抵不过眼下满城闪烁的霓虹。

后来，村庄慢慢漏了。青壮年接连外出谋生，落地城市不肯回头，街巷里的嬉闹声日渐稀薄，只剩留守老人，守着日渐空荡的宅院。最后一回在家过年，父亲宰杀养了三年的老母鸡，一桌饭菜摆在空旷的堂屋，一家人默然无言，唯有春晚的欢声笑语在空屋里往复飘荡，格外冷清。

推土机开进村落那日，漫天尘

土遮蔽日光。父亲蹲在磨得油光的木门框上，抽完最后一袋早烟，片刻之后，相伴半生的老屋便轰然倾颓。我四处找寻母亲当年陪嫁的老水缸，墙上逐年刻下的身高印记，入目只剩断砖残瓦。

脚下的土地变得开阔平整，蜿蜒细碎的老田埂尽数铲平，连片大田一望无际，大型收割机驶过，不留半分脚印。这是整治后的高标准农田，粮食亩产稳步攀升，父亲常念叨现代农业的好处。他搬进安置楼房，闲来去往新建休闲广场，却总下意识望向田野方向，手不自觉地在膝盖上搓了搓——高楼的座椅再舒适，也比不上旧时老屋的木门框安稳踏实。

昔日乡邻住进电梯新居，碰面不再唠庄稼、牲口与收成，开口便互相询问WiFi密码。生活条件实实在在地越来越好，唯独午夜梦回，我依旧会踩滑在湿润的田埂上，一觉醒来，鼻尖仿佛萦绕着熟悉的泥土芬芳，这是故土留给我仅剩的念想。

村庄并没有从地图上消失，它只是沉到了地下，成了我身体里的一块骨头。每当风吹过这片平整的田野，膝盖旧伤隐隐作痛的时候，就好像听见了那一声来自旧时光的沉闷倒塌声，久久不散。

别春入初夏

李建平

信步走到池边，才真切地感到，风是不同的了。春天的风，哪怕是暮春，也总还带着几分潮润的、泥土初醒的腥气，飘飘拂拂的，像一匹未经梳理的绸。而今晚的风，却是干的，爽利的，从无穷的远方来，到无穷的远方去，只将这池水吹出细密的、银子似的波纹。它拂在脸上，也没有了那黏腻的潮意，倒像是一块微凉的、极薄的丝巾，轻轻地贴了一下，又倏地飘开了。这风里，有月季的甜香，却不再有樟木花那带了药气的、浓郁的苦香了。

心里便无端地，生出一点欢喜，一点惘然。像是偶然在旧书里翻出一片干枯的花瓣，颜色还在，香气却早已散尽了。春，到底是要过去了。那姹紫嫣红，那莺飞草长，那绵绵密密的，仿佛能拧得出水来的相思与轻愁，都将被这干爽的风，吹得无影无踪么？我停下步子，有些痴了。

路旁的洋槐，正开得繁盛，一串一串象牙白的花，累累地垂着，像无数沉默的风铃。月光不甚分明，模模糊糊地笼着，那白便也成了牛乳里洗过一般的，温润而朦胧。先前竟不曾留意，它是什么时候开成

这样的。想来万物都有自己的时候，花开花落，风起风停，原是勉强不得的。我们站在季节的门槛上，频频回首，依依不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点痴念罢了。春天慷慨地给了我们一季的依偎，如今她要走了，便将这满树的繁花，这干爽的风，这初夏的、微凉的夜，一并留赠给我们了。

这样一想，那一点点的惘然，便也释然了。我不再急着去寻什么春天的痕迹，也不再为它的离去而感到怅惘。我只是静静地站着，让自己浸在这初夏的初生的气息里。晚风还是一阵一阵地来，将我身上那点残留的倦意，与那无名的惆怅，都一并洗涤净了。我不再是春天的归人，我成了夏日的来客了。

回到屋里，推开窗，那风便也跟着进来，将一声声的夜语吹得哗哗地响，像一声声愉快的催促。我坐下，扭熄了台灯，任凭那无边的、清浅的夜色，与那微凉的晚风，将我温柔地包裹。心里是安然澄澈的，像是盛满了这初夏的月光。别了，春天。来的，总要来的；去的，也终归要去。而我们，就安然地，走进这一片清和的、初浅的夏里去吧。

谨防AI「忽悠」

刘晓丹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随着科技飞速发展，各类人工智能应用蓬勃兴起，在便利大众生活的同时，AI信息偏差、误导用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打破了人们固有的认知习惯。

日常浏览网络时看到不少讨论，如今不少老年朋友也开始借助AI查询菜谱、参考用药相关内容。这不禁让我想起古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AI虽具备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却并不具备人类的情感与思辨能力，倘若人们一味盲从AI给出的内容，很容易被偏差信息误导，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与损失。

现实生活中，此类情况早已屡见不鲜，近期多起社会热点事件，便是生动的印证。

其中一则典型案例，是广受关注的AI机票退票误导事件。一名旅客因行程变动，计划预订石家庄飞往重庆的机票，为节省费用，他向AI助手咨询退票手续费标准。该AI助手未核验后台数据、未对照官方购票规则，便给出“仅扣除5%手续费”的答复。旅客信以为真，随即办理退票，实际按照航空公司官方规定，本次退票需扣除40%手续费，旅客因此产生六百元经济损失。

事后，旅客向AI平台求证，该AI为安抚用户，自行生成《赔付承诺书》，承诺赔付损失并索要用户收款信息。这类行为若由自然人实施，涉嫌违规欺诈；而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一现象被定义为“AI幻觉”。待用户等待赔付时才知道，AI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主体资格，其出具的承诺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无法兑现。

另一则案例更值得警惕。南京一名执业律师，日常从业合规正派。他在网络平台检索个人信息时，平台AI智能回答板块，竟凭空生成其被判有期徒刑、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虚假信息，并配发其个人照片。无过错、品行端正的执业者，被人工智能虚假信息无端抹黑。当事人就此与平台沟通维权，平台将问题归因于“AI幻觉”，归为技术层面的不可预见问题。虽经司法判决，平台已履行公开道歉义务，但这起虚假信息事件对当事人造成的精神困扰与名誉损害，绝非简单的技术说辞所能消解。

山西警方近期通报的多起案例，更是凸显了AI技术滥用的潜在风险。部分网络用户为博取流量、博取关注度，利用AI技术编造大客车高速事故、校园火灾等虚假信息，或将外地灾害视频嫁接至本地场景传播。不实信息快速扩散，引发群众恐慌，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可见，AI技术一旦被别有用心之人滥用，便会成为滋生不实舆情、扰乱公共秩序的隐患。

纵观以上案例，不难发现，AI并非纯粹的智能辅助工具，存在明显的技术局限性。想要合理运用人工智能，首先要读懂其底层运行逻辑。当前人工智能并不具备真正的认知与判断能力，无法甄别绝对的事实真伪，仅依托概率算法生成内容。AI依托互联网海量数据进行训练，数据源中既包含权威官方信息，也混杂着网络杂谈、不实言论。用户发起提问时，AI并非精准检索标准答案，而是依托算法概率完成文本生成。面对信息模糊、场景复杂的问题时，AI往往会看似严谨地生成逻辑通顺、内容却失真的答案。这一技术现象被称为“AI幻觉”，也是日常使用中AI容易误导用户的核心原因。

面对功能强大却存在技术局限的人工智能，普通用户该如何科学应对，既能充分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又能有效规避信息误导风险，是当下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古人驭马的处世智慧：骏马可行路代步、助力前行，但若不加约束，便有失控风险。使用人工智能亦是同理，既要善用其优势，也要做好规范约束、守住使用底线。

其一，摆正定位，参考而不盲从。我们可将AI视作知识储备丰富、但缺乏独立思辨能力的“实习助手”，而非绝对权威的专家。对AI生成的内容，仅可作为参考依据，务必做好人工核验。尤其是涉及资金交易、健康用药、法律合规等事关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必须通过官方平台、人工客服等正规渠道交叉核实、多方求证。前述退票纠纷案例中，用户若提前核对航空公司官方规则，便可有效规避财产损失。

其二，理性思辨，规避认知偏差。人工智能存在贴合用户偏好生成内容的特性，容易迎合用户固有想法、强化主观认知，契合心理学上的“确认偏误”现象。若用户带着主观预设咨询AI，大概率会得到偏向自身预期、缺乏客观佐证的内容。因此，使用AI时主动打破思维局限，主动求证风险细节，要求内容匹配官方依据、标注权威来源，杜绝片面采信。

其三，明晰法理，留存维权证据。杭州互联网法院相关判例明确界定，人工智能不属于民事主体，其自行生成的承诺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用户切勿轻信AI出具的各类赔付、担保类内容。若因AI错误信息造成个人权益受损，应及时第一时间留存截图、录屏等有效证据，向平台运营主体追责，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归根结底，AI是人类智慧与科技进步的产物，是服务生产生活的工具，而非可以完全依赖的主体。人工智能可以整合海量信息、生成优质内容，却并不具备人类的思辨能力、责任意识与价值判断。身处智能时代，我们无需抵触科技发展，更不能盲目迷信智能工具。保持理性清醒的认知、坚守独立判断的能力，牢牢掌握决策主动权，才是适配智能时代生活的正确姿势。谨防人工智能信息误导，本质上是提醒大众：科技越迭代进步，我们越要保持思考、勤勉审慎，以人的智慧驾驭科技，赋能生活，让智能技术服务于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美满 肖明 摄

我们是中师生

宋国同

1985年9月1日，离我18岁的生日还有整整一个月。我办好粮油关系，把少得不能再少的几件衣物塞进哥哥补雨靴用的木头箱子里，背着帆布书包，徒步20余里赶到邻近的孟集，正赶上上午10点的班车。我急急忙忙从帆布书包中掏出笔记本，里面夹着父亲卖稻谷换来的40元钱，花了一块二角钱买了张去霍邱的车票。

我急急忙忙从帆布书包中掏出笔记本，里面夹着父亲卖稻谷换来的40元钱，花了一块二角钱买了张去霍邱的车票。我急急忙忙从帆布书包中掏出笔记本，里面夹着父亲卖稻谷换来的40元钱，花了一块二角钱买了张去霍邱的车票。我急急忙忙从帆布书包中掏出笔记本，里面夹着父亲卖稻谷换来的40元钱，花了一块二角钱买了张去霍邱的车票。

道路太糟糕，以至于我手中拿着的那本《牛虻》没法看，索性放在屁股底下垫着，闭上眼睛，决战中期的那些岁月，仿佛就在昨天……

我是复读生。前一年，我以0.2分之差落选。今年，我在六安干了半年瓦工，又复读半年，最终通过了预选，接着参加中师统考。录取了，接着被霍邱师范录取了！当年，霍邱师范仅招收164名新生，也就是全县所有初中毕业生的前164名。记得我的分数不低，大概是全县初中毕业生的前100名。之后，其余考生再参加师范之外的其他中专招生考试、普通高考考试。

彼时，中考场上的佼佼者，大多放弃了读高中、考大学的机会，毅然走进了中等师范学校的大门。不是不想奔赴更远的远方，而是家境的清贫、家人的期盼，还有那份“跳出农门、教书育人”的朴素心愿，让我们做出了最坚定的选择。十几岁的年纪，褪去懵懂，早早扛起了责任，把年少的轻狂与憧憬，都揉进了自食其力的信念中。备考期间，我们对自己格外严格，走路、排队打饭、课间休息，从来没有放下书本。我的同桌，在一个酷热的中午，在护校沟边背书时，突然鼻子一护，便顺势

抓起旁边的一把青草捂上，继续背书；我们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够吃一个星期的咸菜；男生睡在教室里的课桌上，两两一组，两张被子一铺一盖，天一一夜只睡6个小时左右……

在坑洼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了近3个小时，我终于到了霍邱汽车站。坐上迎新生的小四轮，不一会儿就到了我朝思暮想的霍邱师范。只见一群群穿着朴素、眼神明亮的青年，穿梭在校园的梧桐道上，眉眼间是未经世事的清纯，骨子里是藏不住的朝气与赤诚。我十分激动，因为我马上就要融入他们中间了。那时的我，根本想不到我们会成为一个时代独有的印记——中师生！

那段岁月，藏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的风里，藏在无数乡村少年的青春里。霍邱师范的校园不大，却装满了踏实的时光。清晨的早读，是校园里最早的生机，普通话朗读声、英语背诵声、琴房里的钢琴声，交织在一起，汇成青春最动人的旋律。课堂上，认真学习教育学、心理学，一笔一划抄写板书，一字一句琢磨教法，是我们的本分；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我们最纯粹的快乐；晚自习时，灯火通明，笔尖划过纸张的沙声，是我们为未来蓄力的声响。

没有奢华的物质，没有浮躁的喧嚣，我们那一代中师生，有着最踏实的模样：我们学写字，力求整洁秀丽，日后能为学生做好榜样；我们学弹琴、学画报、学唱歌，努力成为全能的教书人。即便条件简陋，我们也从未敷衍半分。我们懂得珍惜，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珍惜同窗之间真挚的情谊，更珍惜心底那份教书育人人的初心。宿舍里，上下铺的兄弟，分享着干粮，倾诉着心事，一起挑灯夜读，一起排练节目，那些毫无保留的陪伴，成了岁月里最温暖的光。三年时光里，匆匆而过。还没来得及及好好告别，我便背

起行囊，奔赴各地的乡村校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回到了偏远的乡镇、村落，走进了简陋的教室，站上了三尺讲台。从此，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我们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乡村的教育事业。

应该说，我们是乡村教育的基石。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面对简陋的教学环境、基础薄弱的学生，我们从未抱怨、从未退缩，用自己所学，一点点浇灌着乡村的幼苗。我们教孩子们识字、读书、认识世界，给偏远乡村带去知识的光芒，为无数乡村孩子点亮了走出乡村的希望。我们把自己走出乡村的本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讲台，把年少时的赤诚与热爱，全都融进了日复一日的教学中。我们的学生中，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本科生，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有伯克利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还有难以数计的普通劳动者。

如今，几十年光阴流转，当年的青涩少年，早已鬓染霜花。但我们大多数人依然坚守在教育一线。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耀眼夺目的光环，却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为人师表”的真谛。我们用我们的青春与坚守，撑起了一个时代的乡村教育，成为无数人心中最难忘的引路人。

我们是中师生。那段中师生岁月，早已成为历史，却永远留在了时光深处。它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是一代人的责任担当，更是一段永不褪色的教育传奇。那些在中师校园里沉淀的善良、踏实与热爱，那些在三尺讲台上坚守的执着、初心与奉献，早已化作一缕温柔的光，照亮了乡村教育的长路，也温暖了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每每想起，心中依旧满是暖意——那抹中师生岁月，是时代的印记，是青春的荣光，更是刻在一代人骨子里、永不磨灭的信仰。

苏埠镇的坐标(组诗)

碧宇

苏埠镇的坐标

我把地址存在旧相册的夹层像藏起一粒受潮的稻种地图上搜不到的那条巷青石板还在教着我少年时踉跄的月光

母亲腌菜的坛子早被推土机埋进了地基可每次下雨我仍会摸向窗台想夹紧那扇漏风的木窗

异乡的早餐摊

总少一味苏埠的辣牛肉面里飘着的葱花多像父亲当年送我时，鬓角抖落的霜

我不敢轻易说起归途怕一说，沂河的水就漫上来漫过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漫过我中年的额头把一个叫碧宇的诗人冲回，那个喊我陶师的地方

太平街一号

青石上的徽徽，是岁月勒进老街的纤绳一头绷着喧闹的往昔另一头，系着寂静的门庭铁匠铺的炉火睡去了风箱，炖成一片暗沉的肺叶只有铁砧踉跄的沉默还承接着重锤起锤落的重力

邹善整的姓名，被镇史收编成一行烫金的楷体文字他抡起的一轮铁砧将铁淬炼成苏埠镇最硬的筋骨

手艺，是一条隐形的河流流经邹怀安沉稳的腕底，凝为

一泓深潭——他守望的是整条街冷却后的体温与星河

当星辰散尽，人声退潮唯有那铁砧内部仍回荡着未曾散尽的叮当之声，像一封无法寄出的家书用最古老的铭文，写给每一个试图遗忘的清晨

沂河的风

我熟悉沂河每道水痕的转向熟悉芦苇折断的脆响里藏着谁的年少竹篙斜斜刺进沙土时古桥正把身影叠成淡墨压在摆渡人的斗笠上

多年后我接通多种风有的掠过写字楼玻璃幕墙有的将薄雾推过钢索唯独在某个傍晚窗台忽然飘来稻花那细小的、金黄的绒羽轻轻叩打玻璃

此刻所有的水都朝故乡倒流所有芦苇弯折的方向都是故人挥手的方向当月光爬上古石桥阶我仿佛看见多年前那阵风正站着流水裁剪的衣裳站在沂河深处——用波光，一针一线地缝补我漂泊的地址



副刊

邮箱：48221941@qq.com